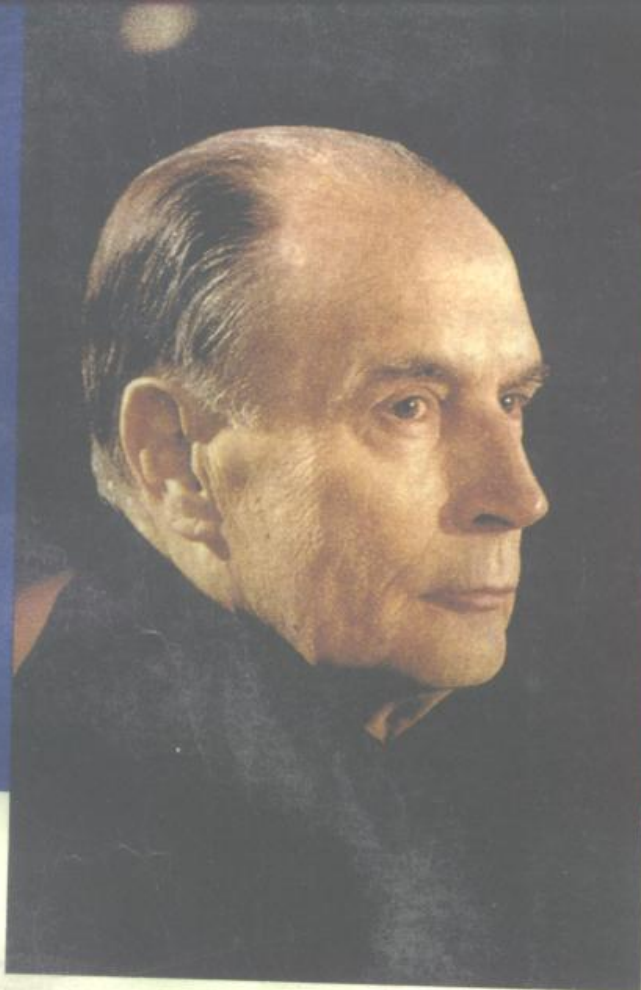




密特朗掌权十年

第二卷

考验

(1984 — 1988)

〔法〕皮埃尔·法维埃 米歇尔·马丹—罗朗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密特朗掌权十年

第二卷 考验

(1984—1988年)

〔法〕皮埃尔·法维埃 埃朗 著
米歇尔·马丹—罗朗

宇泉 马为民 译
廖先旺 孙海潮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1号

Pierre Favler Michel Martin—Roland

LA DE CENNIE MITTERRAND

2. Lese' preuves (1984—1988)

Editions du Seuil, octobre 1988

根据塞伊出版社1991年10月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许淑珍

封面设计: 丁 品

密特朗掌权十年

第二卷 考验 (1984—1988年)

【法】皮埃尔·法维埃 著
米歇尔·马丹—罗兰

宇 泉 马为民 译
廖先旺 孙海潮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通县建新印刷厂排版 自然科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 23.25 字数: 596000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012-0528-0/D·95 定价: 30.00元

205600

前 言

《密特朗掌权十年》的第一卷《决裂》(1981—1984年)，叙述了左翼执政初期的情况：从更迭后社会党如何克服困难到实行紧缩和扎根于市场经济的欧洲。

在《考验》(1984—1988年)中，作者将涉及社会党执政重新活跃起来的第二阶段并全面说明共处的艰难历程。

黎巴嫩的悲剧、工业调整在社会上引起的剧烈震动以及学校战：这意味着“失宠”。1984年夏，“失宠”导致了皮埃尔·莫鲁瓦由洛朗·法比尤斯接替和左翼联盟破裂。于是，在距国民议会选举18个月之际，出现了一个不明朗的时期：“期望”。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平静地进行管理的同时，大力推动欧洲建设，同莫斯科恢复对话并试图为人心激动的新喀里多尼亚绘制未来的图景。他在悲喜剧般的绿色和平组织事件^①上作茧自缚，因此力图使自己的阵营在人民表示意见^②时的失败程度受到控制。1981年的失败者认为“东山再起”的时刻此时已经到来，雅克·希拉克使人接受了他。

法国以共处揭开了法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页。总统和总理彼此互不相让，他们之间不断出现大大小小的分歧，而且难以在

① 指1985年7月7日绿色和平组织的拖网船“彩虹战士”号在新西兰奥克兰港被两名法国特工人员用两枚水雷炸毁的事件。——译者

② 指1986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选举。——译者

他们令人惊讶的争斗中得到克服。新多数派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自由放任主义”遭到学生非议、恐怖活动和股市骚动，都为时不久。从1987年起，法国进入了总统选举“战”，密特朗凤凰^①战胜了分裂的右翼。米歇尔·罗卡尔入主马提翁大厦，一个不再使人产生幻想的左翼开始了第二个七年任期。

我们作为法新社派驻爱丽舍宫的政治记者，就近采访了这些事件。但是，为了更加深入起见，我们继续向各派人士200余人进行了调查并翻阅了成千上万页尚未发表的档案。我们的目的在于看清人和政党战略的秘密，显露内政外交重大决策的机制，但不忽视足以揭示权力喜剧的细节。

本书将继续出版第三卷，唯一的希望是能对今日之公民有所启发并为明日之历史学家稍尽绵薄。

皮·法

米·马一罗

^① 以在烈火中再生的凤凰喻指密特朗在右翼执政两年后战胜右翼候选人蝉联总统。——译者

目 录

前 言.....	3
----------	---

第六部分 失 宠

第一章 国家遭到嘲弄.....	5
第二章 血染法国.....	13
第三章 灾难深重的工业.....	35
第四章 政策迷失方向.....	63
第五章 在学校问题上四分五裂.....	87
第六章 夏季反攻.....	131

第七部分 期 望

第一章 马提翁大厦的平静日子.....	161
第二章 欧洲、殖民地、帝国.....	186
第三章 走向第二次更迭.....	284
第四章 马提翁大厦的困难日子.....	310

第八部分 报 复

第一章 争夺马提翁大厦的幕后活动.....	359
第二章 政绩表对许愿单.....	371
第三章 仅多两席的一次胜利.....	394
第四章 权力对权力.....	435

第九部分 自由主义

第一章	两头政治起步.....	465
第二章	以信念促复兴.....	483
第三章	“法国用一个声音讲话”.....	511
第四章	法律与秩序.....	541
第五章	多事之秋.....	564

第十部分 搏 斗

第一章	分歧.....	603
第二章	各怀鬼胎.....	663
第三章	竞选对手.....	686
第四章	未来.....	725

第六部分

失 宠

“那么，什么事情通不过？是关于紧缩的讲话，还是左翼的讲话？总统先生，法国人为什么抱怨？”

1983年9月15日（星期四），国家元首在法国电视一台回答这个问题时只好承认他失宠了。他说：“你知道，自从世界危机开始以来，法国人经常感到失望。因此，甚至在我们确实开始要摆脱危机的时候，他们也不相信。应该由政府来证明，也要由我来证明，我们正在取得成功，信任肯定是会恢复的。”

在前一周回答索弗雷斯公司在民意测验中提出的问题时，7%的法国人对他两年来的行动作出了“相当消极的”评价。

总统和左翼联盟政府确实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满意。6月初警察在巴黎举行反政府游行示威，使他们受到了侮辱。一个月以后，奥利发生的血腥谋杀使人们在恐怖活动平静了一年之后又突然感到担心。1983年秋，法国政府遭到了新的打击。这一次是在黎巴嫩，50多名法国士兵在贝鲁特的一次谋杀中丧身。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人们感受到了紧缩的严重影响。这一年结束时，购买力下降了0.7%，而前两年的增幅均超过了2.5%。失业人数超过了“200万大关”并在继续增加，而法国工业设备现代化必然造成的大规模解雇还刚刚开始。

在政治上，不久前发生了一次事件。9月11日，在德勒市议会补缺选举期间，民族阵线突然闯上了政治舞台。让-玛丽·勒庞的党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是因为它在那个地方与保卫共和联盟结成了同盟。这说明，右翼和极右翼在有关社会保障的讲话中把移

民、安全和失业联系在一起，一部分居民在这类讲话的影响下表现了不安的情绪。

对排斥异己和憎恨外国人的情绪抬头，左翼和右翼互相推卸责任。这种情绪抬头是一种荒谬的现象，但在1984年夏初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对民族阵线有利，使它与共产党人不相上下。

因为，乔治·马歇的党在6月17日遭受了一次历史性的挫折。只有1/10的选民继续投它的票。共产党人仍留在政府内，但同时又指责政府违背了自己在1981年许下的诺言。选民在6月份表示的反对意见也打击了社会党人，使他们仅仅获得20%的选票。

1984年春是对工业进行调整并在社会上产生严重后果的一个春天：数万人遭到解雇。洛林的钢铁工人和汽车制造业的熟练工人起来造反了。

执政的左翼像是觉得困难还不够多，又在改革国家与私人教育关系的法案上严阵以待。在这方面，大多数法国人指责它想取消选择学校的自由。6月24日（星期日），100万人在巴黎游行，反对萨瓦里法案。

政权不得人心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似乎一切都控制不了。政府及其总理皮埃尔·莫鲁瓦已经精疲力竭。总统也是四面楚歌，避免不了舆论的反对。在距国民议会选举还有两年的时间，失宠表现在各个方面，左翼迅速走向灾难。

第一章

国家遭到嘲弄

1983年5月31日（星期二），两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埃米尔·贡德里和克洛德·卡约拉——在巴黎第9区特律代纳大街被4个人杀害。当时，这两名警察看见他们4个人在搬运一些大口袋，以为他们是窃贼，便喊住他们，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过了很久，才知道凶手是“直接行动”恐怖小组的成员。

特律代纳大街枪杀事件引起了巴黎警察骚动般的示威游行。巴黎的警察嘲弄社会党政权，讥笑它刚刚废除了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泰尔的前任阿兰·佩雷菲特的“安全与自由”法。

两年来，警方一部分人和左翼之间关系明显不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胜利受到了基层警察的欢迎，而右翼在20年期间扶植起来的警方各级官员则不大能接受，但密特朗的胜利并未引起重大事件：既没有进行整肃，也没有违犯共和国纪律。

不过，很快就产生了怀疑。1981年夏宽宏大量的大赦效果不佳。因为，大赦之后，“直接行动”的活跃分子纳塔莉·梅尼贡获得了释放；她当时固然不是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但在被捕时曾向警察开枪。七年总统任期之初，试图同科西嘉、巴斯克或瓜德罗普的民族主义运动达成政治妥协；后来，为了避免在法国领土上发生凶杀事件，又同国际上（巴勒斯坦、亚美尼亚）的恐怖组织打交道。这些做法使许多警察感到震惊。同样，对于同意大

利或德国的“悔改分子”缔结的“契约”——“你们规规矩矩，就不引渡你们”——，一般是不大理解的。这些意大利人或德国人过去都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到法国是来政治避难的。

但是，起初什么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加斯东·德费尔到内政部上任时，并不具备社会党理论家的形象。警察们都了解马赛市长在当地以办事泼辣闻名，他们很快就看到，与社会党议员的愿望和国家元首的主意相反，他不在警察队伍里实行政治迫害。

因为，弗朗索瓦·密特朗明确说过：“德费尔打定的主意和我的主意不同。在警察局长中，他谁也不更换。我呢，我对他们的忠诚非常怀疑。他们中间有一些十分活跃的极右人士，但从未施加惩罚。”加斯东·德费尔没有找一个社会党官员来领导他的办公室，他找的是莫里斯·格里莫省长，此人是戴派罗歇·弗雷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派雷蒙·马塞兰过去在内政部的助手。

莫里斯·格里莫说：“德费尔来时对警方并不了解。实行权力分散和马赛市府的工作占去了他的很多时间，有时他在一天之内两次从巴黎前往马赛，因此很遗憾，他只能断断续续地处理警方的事务。可是，警方却要求得到‘宠爱’。这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复杂、非常政治化的机构，有11万公务员……固然没有人认为德费尔是个主张宽容的人，但他往往容易冲动，讲话有时过分，做过错事蠢事。”

例如，加斯东·德费尔曾多次指责某些警察的种族主义行为，拒绝让治安警察对工会实行镇压，从而使他的官员们非常生气。

不过，特别是在最不接受左翼政策的警方官员中，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泰尔采取的行动引起了激烈的反对。在警方，局长们也好，治安警察也好，很多人都不同意掌玺部长^①所主张的“宽

^① 即司法部长。——译者

容”。罗贝尔·巴丹泰尔说：“警方是右翼，不喜欢我。谣言在传，正派的人也在传，说什么我采取的措施——取消特别法庭、高度安全区和短期惩罚——对坏蛋和恐怖分子有利。”

右翼反对派从1981年夏季开始发挥的有关社会保障的讲话，加强了警方不信任社会党人的情绪。法国和西方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受到了经济危机和同时出现的社会排斥现象（失业、部分居民社会地位下降、脱离社会）的打击，70年代末开始上升的犯罪率还在继续上升。警界和舆论界一样，都认为政府应对此负责。在警察们看来，偏爱宪兵甚于警察，向宪兵提供巨大手段，使之得以保证完成保卫共和国总统的光荣使命，这也要由左翼承担罪责。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承认。一般说来，警方的装备不如宪兵的装备。反恐怖活动在1982年夏季的凶杀高潮后已成为一项全国性的重点工作，而警方对此也准备不足。

在工会方面，身着制服的警察大多投票赞成接近社会党人的贝尔纳·德莱普拉斯的警察工会独立联合会。但是，在右翼和极右翼的少数工会中也有不满，前者如雷米·阿尔布瓦克斯的国家警察独立工会和罗歇·弗拉泰的警察指挥官—警官工会，后者如迪迪埃·冈多西的警察独立职业联合会，其成员中有民族阵线的支持者。

1983年6月3日（星期五），政府向在特律代纳大街枪杀事件中牺牲的两名警察表示哀悼。在西泰岛巴黎警察局的“1944年8月19日大院”举行了仪式。在死者家属和100来名警察面前，负责安全事务的国务秘书约瑟夫·弗朗塞希悼念了这两名警察。加斯东·德费尔没有发表讲话。

仪式结束后，警察们向部长和国务秘书发出了嘘声并高呼“辞职！”这时，响起了“到司法部去！”的口号。在国家警察独立工会和警察指挥官—警官工会的号召下，聚集在警察局附

近花市的好几百名警察当时便组成队伍，向旺多姆广场司法部进发。记者报道说，在人行道上，过路的人鼓励示威者，示威者高呼：“把巴丹泰尔关进监狱；巴丹泰尔是杀人犯；德费尔，完蛋了，你的警察都上街了。”在司法部门前，一队治安警察同怒气冲冲的警察友好相处；治安警察脱帽以示支援。在5辆大汽车上，治安警察机动部队已做好进行干预的准备。午后，小工会警察独立职业联合会的支持者从特律代纳大街前来参加队伍。让一马丽·勒庞也在他们中间。总共有2000多名警察聚集在掌玺部长办公室的窗下。

罗贝尔·巴丹泰尔说：“我在午饭后回到部里时，看见有些警察一见我回来便冲我冷笑。那时，游行示威的队伍已经来到了广场。我走上阳台，对我的助手们笑着说：去把达洛兹判例汇编拿来，我们要和他们斗到最后——一本法律手册。我看见勒庞在下面诉苦，衬衫都扯破了。后来，我回到了办公室，继续考虑刑法改革问题。我想起了尚福尔的格言：心碎了还是冷酷无情。我的心早已无动于衷。”

天气非常晴朗。非法的示威游行解散了，但一个新的口号把最坚决的500多名警察引向爱丽舍宫和博沃广场内政部那个“禁区”。警察们轻而易举地挤开了估计是阻挡他们通过的4列机动宪兵和共和国保安队，然后便呼起反对现政权的口号，在内政部和共和国总统府之间的街上游行。

这是第五共和国前所未有的一段插曲。最后一次类似的游行可以追溯到1958年3月13日。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好几千名警察在波旁宫前游行，要求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发给“危险津贴”。加亚尔撤换了巴黎市警察局长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但不接受内政部长布尔热—莫努里的辞呈。

25年后，社会党政府作出了同样的反应。它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是关系到它自身威信的事。那天，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拉切接待微服前往的前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密特朗不

在的情况下，皮埃尔·莫鲁瓦立即召见了加斯东·德费尔，要求撤换两名主要的高级负责人：巴黎警察局长让·佩里埃和国家警察总局局长保罗·库斯朗。前者当即提出辞呈，后者表示不满，但终被解职。

8天前，弗朗索瓦·密特朗在5月24日警察与反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学生在距爱丽舍宫数百米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对峙后曾大发雷霆。他说：“这是不能容许的。1934年2月6日以来，众所周知，绝对不能让示威游行进入波旁宫、爱丽舍宫、博沃广场等地区。”

他在6月3日晚即这次示威游行仅仅数小时之后便回到了巴黎，随即同时召见了加斯东·德费尔和约瑟夫·弗朗塞希。“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就请你们在24小时以后离职。’德费尔非常坦率，他准备辞职。我对他说：‘这不是个人反对的问题，而是政治上失败的问题。’”两位部长向国家元首递交了没有注明日期的辞职信。密特朗把他们的辞职信放进了抽屉。

罗贝尔·巴丹泰尔说：“共和制的国家受到了威胁。警察嘲弄政府和共和国总统。密特朗发了一大顿脾气。”

翌日，即6月4日（星期六），《费加罗报》用的标题是“社会党的国家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崩溃了”。《解放报》谴责了“1500个近乎法西斯的警察”所策划的“制造混乱、破坏治安”的行动。

司法部和内政部首先公布了大量统计数字，用以证明所谓左翼主张宽容的说法是臆想出来的，1981年以来在执行任务中死伤的警察人数并未增加。

下一个星期三，即6月8日，加斯东·德费尔在内阁会议上承认6月3日的示威游行“特别严重”，皮埃尔·莫鲁瓦则号召他的这位部长表现出“最大的坚定性，以保证在不能接受的警察骚动

般的示威游行之后恢复秩序’。警方有10名负责人受到了处分；使人感到异常的是，未同纪律委员会磋商便解除了工会领导人阿尔布瓦克斯和冈多西的职务。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根据他的顾问们上呈的报告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

国家元首还使新的负责人得到了任命。塞纳—马恩省省长皮埃尔·韦布律热被任命为国家警察总局局长，普瓦图—夏朗德大区区长居伊·富吉埃当上了首都警察局局长。两个人都不是社会党人。他们是在右翼执政时期的内政部任职的。但是，他们对自己“突然”晋升并不感到意外。

因为，皮埃尔·韦布律热在1983年3月市镇选举后曾受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召见。密特朗对他说：“警方情况不佳，事态可能恶化；请你做好准备。”他们俩相识已有15年之久。当年，韦布律热任涅夫勒省府秘书长，密特朗任该省省议会主席；在戴派政府任命的许多省长奉命监视希农堡市市长的“行动”时，韦布律热对这位社会党领袖却表现了忠诚。

至于居伊·富吉埃，从1982年起便由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吉尔·梅纳热与之接触。密特朗派他向富吉埃提供了一些关于忠诚的专业官员的名单，而不问这些人的政治见解如何。

上述两项任命标志着德费尔和弗朗塞希这一对对手遭到了排斥。此后，随着富吉埃和韦布律热上任并同梅纳热保持联系，爱丽舍宫便直接控制了警方高层。在社会党的队伍中，有些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密特朗为什么任命一些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担任关键性的职务？”

1983年夏，韦布律热多次受到国家元首接见。国家元首一再对他说：“你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反恐怖活动。我对反恐怖活动和反拦路抢劫是相提并论的。我觉得警方对这一任务准备不足。你应该注意一下。”

巴黎警察的新首脑没有什么时间去做准备。